

The Weight of Silence

隐士：透视孤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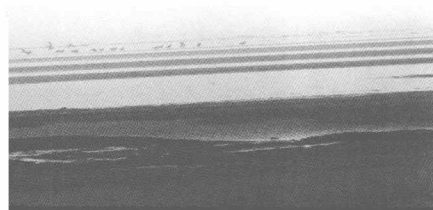
[美] 法朗士 (Peter France) 著 梁永安 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美]法朗士(Peter France) 著
梁永安 译

隐士： 透视孤独



Hermits: The Insights of Solitu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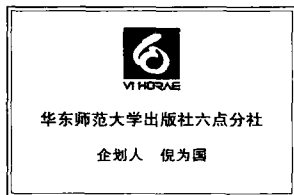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士:透视孤独/(美)法朗士著;梁永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17-7655-1

I. ①隐… II. ①法…②梁… III. ①隐士—研究—世界—古代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2734 号



Hermits: The Insights of Solitude

by Peter France

Copyright © 1996 by Peter France

First published by Chatto and Windus 199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8-801 号

隐士:透视孤独

(美)法朗士 著

梁永安 译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插 页 1

印 张 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655-1/B · 555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绽放于中国的黎明

离群索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冲动。自古以来，不同的时代对这种冲动有不同的反应。不过，从最古早的时代开始，就既有肯定孤独的人，也有敌视孤独的人。

这两种态度的对立，最早分别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体现在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国。这两个学派都致力于教导人们实现自我，只是对于要如何实现自我，两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孔子认为，人的塑造，端赖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而老子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只有回避社会责任，人才可望实现其自我。

传统的中国社会发展出一套条理井然的社会关系系统，用来规范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系统里，举凡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乃至朋友与朋友之间的相互权利义务，都规定得一清二楚，可以很轻易地教育给下一代。根据孔子的主张，最基本的德目是“仁”，而所谓的“仁”，则可理解为以合乎人之道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仁”是人与生俱来的，不过，它最先发挥作用的环境是家庭，稍后才会扩及到更宽广的社会关系中去。有德的人是慎独的，而且事朋友以信。孔子主张，最重要的知识在于“知人”，而智慧的功用是为民谋福祉。

但老子则不认为社会有什么价值，而且一点儿不把社会地位当一回事。老子对社会组织有着强烈的厌恶，且认定任何的社会义务，都是对人的自由的桎梏，会扭曲人的正常发展。根据传说，老子曾经在朝为官，但后来却因

2 隐士：透视孤独

为对宫廷生活感到失望，西出函谷关，遁隐而去。在关令尹喜的劝说下，他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一本孤独生活的宣言——才飘然远去。

《道德经》的基本教诲是，智慧之道在于谦虚而非夸耀、在于向内回归而非向外追逐，在于无为而非有为。我们必须擦拭掉为生存竞争而习得的肤浅聪明，停止与别人争逐，并且学习过孤独的生活。

道家认为，孤独是健康的，因为它可以让人远离社会多种多样的压力，投入有益身心的大自然的怀抱。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理应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塑造我们的人格。大自然的现象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狂风暴雨的无法持久，反映出激烈行动的后继无力；植物成长、茁壮而后枯萎的生命周期，反映出有盛必有衰的法则。追寻真理的人当以此为鉴。

最高的善就像水。水是一个谦卑的象征。水总是向下流的，总是“处众人之所恶”，然而，它又是善的，可以抚育万物，“善利万物而不争”^①。再者，水是“无为”原则的最佳写照，因为水虽然柔软，但坚强如石头也抵挡不了它的冲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②

《道德经》以诗的形式，宣示出一组浮动不居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早在老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于中国，并且被 2500 年来其他土地上的隐士奉为主臬。它们排斥的是野心、侵略性、物欲和物质财富，高扬的是谦卑、清贫、独立和自知：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③

知足者富。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① 作者这段话取材自《道德经》的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中译者注

② 意谓：天下之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但却没有一件攻坚的利器能胜过它。——中译者注

③ 意谓：踮起脚尖想要高过别人的，反而站不稳；甩开步伐想要快过别人的，反而会跌倒。——中译者注

居善地，心善渊。^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②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彼得·法朗士

① 意谓：上善的人处身退让谦下，宅心寂默深沉。——中译者注

② 意谓：清静无为，才合于自然。所以暴风刮不了一整天，急雨下不了一整日。——中译者注

导 言

有时候,最能召显孤独生活的真正价值的人,反而是那些努力想过孤独生活却不可得的人。

我住了大半生的帕特莫斯岛(Patmos),是个隐士之岛,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了,小小的白色房子隐藏在遥远的山谷深处或山峰附近。住在其中的隐士,都是来自圣约翰修道院的僧侣,他们感受到孤独生活的召唤,便征得院长的同意,离群索居,只有在每个周末回修道院参加崇拜仪式和领圣餐。

他们其中的一位,跟本书的出版大有关系——尽管他逝世迄今已有 60 年之久。他所住过的房子不比一个浅山洞大,位于山麓上的一堆石头之间,和我所住的房子隔着山谷对望。太阳的最后一道夕照会落在它上面。每天黄昏,我都会望向这房子,想象那个在它里面度过了多年孤独岁月的人。

不过,会让我兴起研究隐士生活的念头的,倒不只是这种每天黄昏的邂逅,而是他最后决定离开这个隐居地点他去的原因。当我问及邻居有关他的事情时,他们告诉我,他来这里定居时已是个老人。附近农庄的妇女每星期五都会带着一点点面包和水果或乳酪去看他。她们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拿出来向他求教。他处理这些问题很有一套,这让他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星期五跑来向他求教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后多得让他受不了,便搬到一个不

毛的岛屿去，重拾自己失去的孤独。

很多隐士都碰到过相同的困扰，而他们为了躲避那些好奇的入侵者，最后都选择跑到更偏僻的荒山野岭去住。但在我这个邻居隐士的故事里，最引起我注意的一点，在于他的名气是来自他所给予别人的忠告。这些忠告，很多都跟宗教问题无关。每星期五向他求教的那些妇女，有问他怎样处理夫妻关系的，有问他怎样教养小孩的，有问他该怎样照顾生病的家畜的，有问他跟邻人吵了架要怎么办，也有问他该怎样为女儿选婿的。他明明是一个一辈子奉行贞洁与孤独的僧人，但她们却向他倾吐性生活上的紧张和家庭与婚姻生活上的焦虑。一言以蔽之，她们是要向一个选择离群索居的人讨教有关人际关系的种种问题。

这一点似乎值得深思。生活在孤独里的人真的有可能为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提供洞见吗？是不是切断人际关系的人，反而会对人与人的关系有更精到的了解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把是否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看得无比重要的时代里，显得尤其迫切。现在，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但被视为成熟人格的标准，甚至被提升到充实生活的必要条件的高度。有不计其数的书籍、杂志、电台和电视节目在讨论如何建立或改善人际关系的问题。虽然它们偶尔也会涉及孤独的问题，但那不过是作为探讨“如何排解寂寞”的问题的背景罢了。

当代的心理学教条把人视为社会的动物，说人从生到死，都有跟别人发生紧密关系的需要。一个人是不是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被视为他的心理是否健康的表征。至于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则被认定是人格被扭曲的人：从商店扒手到系列杀人犯，全都被说成是一些渴望亲密人际关系而不可得的人。没有人尝试提出别的解释，也没有人认为有这种必要。

心理学家的观点受到其他行为科学家的支持。这些科学家试图通过动物的行为去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他们宣称，我们的合群性是由基因所设定的，而基因之所以这样设定，则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存竞争中不致被淘汰，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群体具有保障它的成员安全的功能。当一个掠食者攻击一群猎物的时候，如果猎物的数目够多，就会让掠食者眼花缭乱，

而最后被抓走的,通常都是游走于群体边缘的分子。所以,以进化论的观点观之,群体性愈强的动物,就愈有可能生存下去,并把它们的基因延续下去。落单者会被淘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生物学家会认为,合群是合乎自然的、是道德的,而离群则是不自然的、是堕落的。

来自四方八面的压力加在一起,让那些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过这种生活的——产生不自在的感觉,甚至罪恶感。尤有甚者,虽然一直在促进人与人的关系,但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如果我们被告知,人只能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实现自己的话,那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就会变成一种责任,而任何事情在成为责任以后,都是难望有健康的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一面倒的强调,会让我们失去发现孤独的价值——乃至孤独的必要性——的机会。

自投入对隐士的研究后,我发现了一件很讽刺的事实,那就是,那些选择生活在社会之外的隐士,最常被人请教的,都是跟该怎样生活在社会里有关的问题。有别于一般人的想象是,许多隐士之所以得享大名,并不是仅仅来自他们值得敬佩的苦行毅力或灵性高度,而且还来自于他们对世界的洞见。即便是在我们这个敌视孤独敌视得绝无几见的时代里,他们的洞见,也仍然对我们深具教益。这些洞见,不但可以清楚显示出孤独生活的果实,也可以让我们这些生活于人群中的人,懂得怎样去重组我们生活目标的优先顺序。

一本以呈现隐士的洞见为宗旨的书,难免会把那些没有留下任何教诲的隐士排除在外。有不计其数的隐士都是在孤独中终其一生,沉默地走向墓穴。这种隐士,即使有再大的智慧,都是无法留传下来的。因此,那些能对今天的我们带来教益的,或是造访者把他们的教诲记录下来的隐士,或是曾经暂时中断或半途放弃了孤独生活的隐士。

孤独价值的光芒最早闪耀的地方似乎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有别于强调社会伦理的孔子,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所流露出的,是一种否定社会、师法自然的思想。大约在同一时间或稍晚,希腊人也开始从荷马时代那种把社会的意见视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中走了出来。透过苏格拉底的教诲(他

是一个喜欢社交但却三不五时都需要一点孤独的人)，希腊人慢慢学会了慎重选择别人的意见的重要性。苏格拉底的一些追随者把他对社会意见满不在乎的态度进一步发展为对社会的轻视，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完全否定社会有任何的价值可言（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就是社会的彻底堕落的一个明证）。继之而起的犬儒派(Cynics)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批局外人。他们宣称自己是苏格拉底的价值原则贯彻者。为了强调个人的优位性，他们不惜鄙弃舒适的生活和文明的价值。

犬儒派的这种态度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大业的进一步肯定，因为，在帝国的格局下，人是世界的公民，不再只是城邦的一颗螺丝钉。在罗马帝国最骄奢淫逸的年代，犬儒派继续繁荣滋长，也继续大肆鼓吹其鄙弃物质文明的高蹈理想。而在这一点上，犬儒派发现了他们跟早期的基督教有不谋而合之处。于是，有一些犬儒主义者成为了基督徒，而有一些基督徒则采取了相当接近犬儒派的生活方式。

沙漠圣父(Desert Fathers)^①则通过隐居在被认为是不合人居的沙漠，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唾弃。在逃离令人目盲耳聩的社会生活之后，他们在孤独的生活中除了找到了平安和正确的灵性道路，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孤独的生活还带来了对人的自欺的敏锐监察力。这种对人性的扭曲的洞察，正是我们所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最大的教益。那些记载他们言行的故事，富含着心理学上的洞见，深深反映出他们的谦卑、同情心与幽默感。

沙漠圣父的传统其后为阿陀斯山(Mount Athos)的隐士所继承，然后又传入俄罗斯，被隐居在俄罗斯北部广大森林的孤独者奉为圭臬。这些俄罗斯的隐士，大部分都是默默无闻地在孤独中终其一生，但其中一些却继承了沙漠圣父的榜样，成为了灵性导师(*startsy*)。有些灵性导师吸引了大批的徒众，最后成为了修道院的院长；但另一些灵性导师为保障自己的孤独，则选择住在组织松散的小隐修团(*skete*)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小隐修团隶属于圣母进堂(Optina)。19世纪的时候，圣母进堂由于出现了几位对人性具有

① 指3世纪起在埃及旷野实行禁欲苦行的早期基督教隐士。——中译者注

无与伦比洞察力的灵性导师，大名称彻整个俄罗斯。为寻求他们的指引，数以千计的人前往圣母进堂朝圣，其中包括农民、军人、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作家(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其中之一)。

正当圣母进堂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远在世界的另一头，一个特立独行的哈佛毕业生正准备进行一场个人的生活实验。他就是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梭罗打算看一看，到底过隐士般的孤独生活，会带来哪些经济上的、心理上的、饮食上的、衣着上的和灵性上的后果。他在一个湖边盖了一间小屋，每天记日记。实验开始的时候，他才28岁，不过，他从孤独的生活里汲取到的，却是琳琅满目的洞见。

梭罗是个对东方宗教满怀热忱的人。他修习打坐，称自己为一个偶一为之的瑜伽行者，并把“光来自东方”(Ex Oriente Lux)奉为座右铭。不过，他所尝试过的孤独生活，对古代的印度人来说却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反而被认为是每个人人生的自然归结。根据印度的哲学，隐士生活是成熟阶段的人所应该选择的生活。这种哲学在印度沉寂了相当时间后，梭罗的同时代人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将之复兴。他在孤独中寻求开悟，并从开悟里带回丰盈的教诲。这些教诲，被他的弟子带到了欧洲和美国，重新点燃了西方人对东方宗教的兴趣(这种兴趣至今方兴未艾)。他的教诲最本质的部分可以让所有人都受惠：所有宗教都是殊途同归的。

有时候，让孤独生活的真正价值体现得最为明晰的，反而是那些努力想过孤独生活却不可得的人。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夏尔·富科尔(Charles de Foucauld)。这位曾经放浪形骸的贵族子弟，后来成为了居住在撒哈拉沙漠最深处的隐士。他发现，离自己的文化愈来愈远，反而让他与当地的土著图阿雷格人(Tuareg)愈来愈接近。在他被杀身亡以后，图阿雷格人把他奉为圣人和烈士。他称自己为隐士，穿着隐士的装束，在沙漠里独居了许多年，但他却从来没法享有他所向往的完全孤独。他对孤独的寻求，启发了数以百计的仰慕者追随他的榜样，把人生奉献于服侍他人。

另一个在追寻孤独的路上饱受挫折的隐士是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他是古往今来对孤独生活的价值最雄辩也最有说服力的辩护者。

虽然莫顿是个喜欢社交和具有强烈沟通意愿的人，但在成年以后的大部分岁月，他都是以一个誓守沉默的特拉普修士(Trappists)的僧侣身份度过的。这期间，他一直挣扎于想当隐士和需要朋友的冲突中，挣扎于渴望过沉思生活和渴望把他在沉思中得到的洞见分享给他人的冲突中。为了不违背他对上级绝对顺服的誓言，他延后了 22 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成为隐士的梦想。这期间，他收集了一系列有力的历史证据，陈说孤独生活的价值。

莫顿最要好的朋友罗伯特·拉克斯(Robert Lax)如今也是我的朋友。拉克斯和我一样，都是住在帕特莫斯岛。他是个隐居于社会中的隐士，这一点，也许是最足以让当代有心过孤独生活的人所借鉴的。他是个独居的诗人，但却也是个爱人的诗人。每天，他都会走在街上，和他 30 年来所认识的许多朋友聊天，也会跟那些他认为需要他帮助的陌生人攀谈。他体贴、富同情心而善感。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是个亲密而忠诚的朋友，而如果你问他的话，我想他也会承认友谊在他的生命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每天一到黄昏，他就会重新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沉潜到他已经沉潜了 40 年的寂静中。他的诗和他有关孤独的谈话所散发出的洞见，正是从这样的寂静和孤独中提炼出来的。

这不是一本网罗古往今来所有重要隐士言行的全纪录。它的观点和取材，难免会受到我个人偏好的左右。另外，它也不免会受到我的理想信仰的影响。对于信仰，我的感觉是，我是个因为上帝的慈悲，才得以获准跨进大门一步的人。我的眼前仍是充满谜团，而我的唯一所愿，就是能再多看到一些教会为之作见证的真理。本书之所以略过中世纪的隐士未提，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值一提，而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介绍他们的书已经够多了。另外，我也希望多留些篇幅去介绍沙漠圣父的后续传统，因为在这一方面，西方读者所知道的并不多。

最后要一提的是，本书摘录了若干隐士的教诲和语录，它们都是来自过去两千多年来最有洞察力的其中一些隐士。相信，它们对我们就孤独问题所作的思考，当能带来裨益。

目 录

序：绽放于中国的黎明 / 1

导言 / 1

第一章 个体的出现 / 1

最早向西方人指出群体生活的重要性的，
是古希腊人，
但最早尝试为孤独生活寻找哲学理据的，
也是古希腊人。

第二章 沙漠圣父 / 25

在同时代的人眼中，
他们的圣者标记是在他们的谦卑、
和蔼有礼和让人感动的殷勤，
而非禁欲、法术和神迹。

第三章 黑森林中的遁隐者：俄罗斯的“灵性导师” / 6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创造一个假我，
用它来面向社会，久而久之，
我们会忘记它只是个面具，
反而把它当成真的我。

2 隐士：透视孤独

插曲：装饰性的隐士 / 106

第四章 瓦尔登湖畔：亨利·梭罗 / 111

我住在森林的这段时间，
比我有生以来其他时期的访客都多……

第五章 来自东方的光：罗摩克里希纳 / 141

一个求道者可以生活在世界里，
但他却不可以让世界生活在他心里。

第六章 撒哈拉沙漠中的隐士：夏尔·富科尔 / 160

我发现沙漠里的生活极为甜美。
能够让自己置身孤独中，
与永恒的事物面对面，
是何等愉快而健康。

第七章 矛盾之水：托马斯·莫顿 / 200

我的旅程结束了，我的流浪结束了。
生平第一次，
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回到了家，
感到我的浪荡和寻觅终于告一段落。

第八章 我们时代的隐士：罗伯特·拉克斯 / 237

如果经验是一颗种子，
那它必然是一颗智慧的种子……

参考书目 / 260

第一章 个体的出现

最早向西方人指出群体生活的重要性的是古希腊人，但最早尝试为孤独生活寻找哲学理据的，也是古希腊人。

最早向西方人指出群体生活的重要性的是古希腊人，最早尝试为孤独生活寻找哲学理据的，也是古希腊人。在伯里克利(Pericles)主政的时代，希腊的哲学与艺术皆臻于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发展出了科学，因此被称为希腊城邦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是个人的重要性开始被体认到的时代。虽然希腊人从未发展出一种隐士文化，但他们却是最先提出一套有关孤独的哲学的人。因此，他们既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也是鼓励西方人选择住在这种文明以外的第一人。

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早期的希腊文化并不是一种欢迎孤独的文化。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是政治的(political)动物。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兴趣，而是说我们具有生活在共同体(polis)里的天性。依亚里士多德之见，一个人只有为群体尽一己之力时，他的潜能才会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每个人都有为群体谋福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并不是社会所教导的，而是生而有之。

一则古希腊的神话很能反映出这种观点。^① 根据这则神话，诸神最初创造各种动物的时候，授权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厄毗米修斯（Epimetheus）两兄弟为它们挑选适合的属性与能力。热心有余而智慧不足的厄毗米修斯要求哥哥把这工作交他一手包办。厄毗米修斯分配给一些动物爪和角，让它们善于猎食，分配给一些动物有力的四蹄，让它们善于逃跑。有些动物获得了强健的肌肉，有些获得了敏锐的感官，有些获得了丰厚的皮毛。诸神最后创造出来的一种动物是人类。但这个时候，厄毗米修斯却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能力和属性分光了，没有什么是可以给人类的。结果，人只能是以赤裸裸的、无遮无拦的面貌来到这个世界。直到后来，普罗米修斯觉得人类可怜，把天火偷来给他们，并教他们以各种技术，情况才改观。

但技术是需要群策群力才能落实的，这意味着，除非人类能够合作，并生活在一起，否则是无法靠技术的帮助而生存的。有鉴于此，宙斯遂派遣使者赫尔墨斯（Hermes）把两件私房宝贝带给人类：一件是羞耻感，一件是公正感。赫尔墨斯问宙斯，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两种礼物——就像木匠的才能或盖房子的才能一样——只分配给其中的一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但宙斯的回答却是“不”。他说，一个社会只需要一部分人是木匠，但却需要**每个人都有羞耻感和正义感，否则这个社会注定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应该把羞耻感和正义感分配给所有的人。“另外，”宙斯又补充说，“你为我在人类中间植入一种风俗，那就是，但凡他们之中有谁是**没有羞耻感或正义感的话，就应该被视为社会的害虫，加以处死**。”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的最大美德就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人，生而是政治的动物**。

从荷马的描述看来，早期的希腊社会，是一个几乎完全以公众的看法作为是非对错标准的社会。这样的文化，是人类学家所称的“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而非“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在这样的文化里，其成员的行为动机是为了获得大众的尊敬，而不是为了听从良知的指示。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获得大众的掌声。阿喀琉斯（Achilles）曾经说过：“如果一

① 这则神话记载在 Plato, *Protagoras*。

个优秀的斗士所获得的荣誉不会比一个差劲的斗士多,我何苦要卖力战斗呢?”^①在《伊利亚特》(*Iliad*)很有名的一幕里,赫克托耳(Hector)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为他祈祷说:“但愿他会像我一样,在特洛伊人中间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人,会像我一样,强壮和勇敢……但愿日后他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人们会说:‘这个人比他父亲还要强。’但愿日后他会带回所杀敌人的战利品,让他母亲倍感安慰。”^②这样的祷告,听在今日我们的耳里,难免会相当刺耳,因为我们实在很难理解,一个做父亲的怎么会希望儿子靠着打打杀杀而得享大名。不过,如果赫克托耳的儿子果真如他父亲所祈求的,从战场上带回来敌人的首级的话,那他妈妈肯定会倍感安慰——因为她知道,成为一个英勇的战士,乃是获得社会掌声的不二法门。在这样的观念里,一个人只有在获得社会的肯定与赞扬时,才会获得存在的意义。

最早期的希腊宗教是一种全体性的活动,受到崇拜的都是一些代表城邦全体的神祇,而崇拜活动的目的则是增强城邦全体的凝聚性。然而,在这种祭祀奥林匹亚诸神的主流宗教之外,却慢慢出现了一种个人性得多的宗教——俄耳甫斯教(Orpheus cult)。俄耳甫斯教所鼓吹的,是通过极端朴素的衣着和饮食来净化灵魂。这个宗教崇拜的神只是狄俄尼索斯(Dionysius),而它的基本教义,则是发自俄耳甫斯自埃及引入希腊的一则神话。根据这个神话,宙斯在狄俄尼索斯(他的私生子)出生没多久就把他交给提坦人(Titans)抚养,但提坦人却在天后赫拉的命令下,把狄俄尼索斯撕成碎片,并把他的碎肉扔到一大锅沸水里煮过后吃掉。宙斯发现后大怒,用天火击杀提坦人,然后又从他们的灰烬中,创造出一族新的人类。这样,这族新人类的每个成员,就都包含着吃人者与被吃者。换言之,每个人都包含着若干的神性。^③ 根据这个神话,俄耳甫斯教认定,人的身体(*soma*)就是他内里的神圣部分的坟墓(*sema*),所以主张通过禁欲苦行,以保护灵魂免受身体的污染。俄耳甫斯教的传道者是基督教出现前地中海地区的第一批传教士。他

① *The Iliad*, BK 1.

② 同上, BK 6.

③ [译按]:这是因为每个提坦人都吃下狄俄尼索斯的一部分的缘故。